

【孀婦】

那孀婦的家在埡口旁邊，離村落有二、三百公尺的距離，一年前我來過這裡，但對這間房屋沒什麼印象，那時我常坐在一塊石頭上，望著下方的山谷，對面即埡口，這棟房屋就在埡口後方，所以我幾乎未曾查覺的這棟房屋，好像是憑空出現，被一隻手從放置到這裡

獨棟，也就讓人輕易忘了它的存在感，想像夜晚住在這裡，沒有鄰居，幾乎是被黑暗包圍著，寂靜，或清冷，但是死亡使存在感浮現，而且此後在我的印象中，比任何一棟房屋強烈

最初，是因為一張照片，去年來村裡時拍了一些合照、個人照，今年沖洗出來，想送給他們。

那女子拿到後，有些激動，像小女孩一樣，不是那種看見情人的驚訝，而是又混合呆滯的樣子，我才知道，我去年不經意拍攝的酒醉男子，今年跌足死去，她成了孀婦，還有兩個男孩

只看見那女子走向我，一臉被曬黑的農婦樣，卻掩飾不了一雙清澄如女孩的目光，也許年紀還比我小，她拿著照片，怯怯的走向我：「老師，這張可以給我嗎？」「對，這都是要送給你們的」

原來照片中，坐在房屋中間朗朗暢談的這位，就是她的先生，我第一次到瑤族山上，是去一個滿月酒的場合，她的先生也在場，很削瘦的男人，著農服，聲音有點尖銳，像被削過似的，他說他是冠元的叔叔，「冠元多可憐哦」，幾個小時再後，同樣的話會再現，只不過沾上了很濃厚的酒味，

在前往巾春家的回程上，看見那孀婦從家門出來，這才意識到她們住在這裡，她請我們進去坐坐，其他小孩都走回村裡了，只剩我和一兩位進去，禮貌性的坐了一下

這棟水泥砌成的房子，看得出是新近蓋好了，裡面還算寬敞，很整齊，或者說空的很整齊，只有中間一台電視，撥放著喜羊羊的卡通，角落裡放置一個床鋪，接下來一半的隔間，跨過門檻，後面是廚房，還挺空的，什麼都沒有，很像我看過一個新婚之家，但這裡是喪家

她說她有兩個男孩，一個在大化鎮上讀初中，還牽了一個出來，很羞澀，不敢正視我的臉，請我回去問問，是不是能把這一位送到家園上課，「我回去問問」，我笑笑的答案

我不知道她會不會把這張照片放在牆上，也許這真的是唯一一張照片，這不知道為什麼這棟房屋讓我印象那麼深，也許正因為我把死者的記憶帶回了，即使是召魂，也使影像有了魂魄